張文定公養心亭集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七

釋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妙是天地萬物之虛處徼是邊徼是天地萬物之有
處無中生有有中含無故謂之妙謂之徼下字極精
若以徼爲竅却又說在虛處誤之甚矣此章與三十
輻章意相發明有無混合而無間故曰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之虛也聲入而響出其善應不匱盖萬古常然而未嘗死也玄牝者幽虛也天地生於幽虛立於幽虛謂非天地根乎不狥生而欲得則心火熄玉淵澄御氣有法而綿綿若存其息以踵隨物應之如谷之應何勤之有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覧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

抱一無離專氣致柔綿綿若存也無疵無爲無雌無

知用之不勤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

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托於天下

不貴吾身而貴以身爲天下不愛吾身而愛以身爲

天下是所貴愛在天下而不在身公而忘其私也故

不有吾身常寄托於天下而何大患之有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不離輜重喻不失吾重且靜也榮觀言凡紛華之接於目者也雖有之而燕然不動於中言不以外誘而失吾所守蹈輕躁之失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

大迷是謂要妙

與不善人處亦足以監戒我之失長我之智儆我之惰磨礪我之麤疎皆足以爲資也曰義所云亦其一端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大制不割猶云大信不約大時不齊任道之渾淪而

不爲裁割不使樸之散也一有所割則樸散而爲器爲器則我亦一官耳何足爲官之長耶爲官長則天地且不能範而至卑至弱之居乃至崇特勝之地也彼以宰割擊斷爲事者可不懼耶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亦莫非因其常變之宜不可謂

有心也奇亦不是詐術口義說非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養生之道無乎不在治國而能嗇不但治人之理得而其用之不勤者亦固有以全其載營魄抱一無離之功也若云以治國喻養生則離人已爲二失老子之意矣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
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美言非有物與人也而人之得之者如得珠玉然者
故曰美言可以市言人皆寶而欲得之也

辯國語

予年十四五讀通鑑至昭王滅密事以爲康王之母言
雖有徵然其所言卒亦婦人女子之見無足取也後讀
子厚非國語則知前人固言之矣非國語凡六十七篇
如辨滅密以後數十事有可取者然左氏之說多不緊

於聖特其小者耳而子厚非之乃或有甚於左氏者予又惜夫左氏之無以自白也作釋國語

不藉

釋曰禮天理之節文也豈複有飾乎禮者哉柳子曰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非矣且古之藉千畝者以奉天地宗廟然而勸農之道亦無不寓焉耳豈曰特以是勸乎哉柳子見夫三推者果無益於事故以爲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而不知時使而節用通有無而和鄉閭皆於是乎始何者三推之道誠敬之道也誠敬者君德之大本舍是而可以爲國乎哉故曰不籍

千畝則無以求福用人此格言也不知道者非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非之以爲陰陽之氣遊乎天地間者無與於我若是則天心之仁愛人君者泯矣人君之畏天之威者弛矣信然也春秋亦可無作矣夫殷宗修德于祥桑之生周成警悟於風雷之變天果無與於人而假爲是乎哉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是失中和則天地不位矣天地之不位安得以爲陰陽之頑洞轇轕而不可知也山峙而川流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常也地震

而川竭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變也常也變也知者則日人事或以致之也夫天地之變人或致之則其爲亡國之徵也豈不信哉而何非之有豈柳子於天人相與之際固未之或知也與

柯陵之會

釋曰君民福禍之徵固有動乎四體者況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容之俯仰之間端木氏察其有死亡之道焉若柯陵之會晉厲公之視遠步高三郤與國佐之言犯迂伐盡亦謂其有死之道而已矣單子何尤乎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

若果巫史乎哉

大錢

釋曰錢貨之流於天下貴乎因時制宜使輕重勿過而已矣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曰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此言而何非之有

無射

釋曰椰子非單子取於鍾之備也倖而不信椰子盖不知樂者也且其言曰樂之來由人情出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然則樂果無

用物也樂本可以無作聖人特循人情而爲之是聖人導人之欲也又病其然又强假而文飾之則聖人所以宣八風之氣所以平天下之情者於樂何有吾故曰栁子不知樂者也栁子又曰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且予聞之孔子之答顔淵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今樂古樂何可同也栁子固不知樂然亦不知孟子

律

釋曰非伶州鳩之言已見於無射下

輕幣

釋曰桓公之輕幣重禮其事有無不可知若仁義則吾知非桓公之有也決矣然仁義既非其有則其以利交天下也亦宜

卜

釋曰既曰卜者道之所無用也又曰聖人用之既曰聖人以敺陋民又曰非恒用而徵信則是聖人之作卜筮說怪誕以誣吾民也與其柳子之說不辨而失自見矣

宰周公

釋曰君子道其常而已一失其道以出亦不足以死

乎使獻公之出果失道耶則雖幸而不死孔之言猶信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夫以下弑上固天命所必誅也宣子既取必於天又懼其及而後請其意則非純乎公道者柳子不能以是非之乃曰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者樂佚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嗚呼天下之惡豈復有大於弑其君者然而天之施報疎而不失亦其常也茲

之帝王賞曰天命罰曰天討夫固設爲此說以謟天罔人哉栁子之嘗言善曰彼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栁子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病源在乎此矣予請進栁子以天命之說天者理而已也人既逆於理矣而富壽樂佚果理也哉理之所誅無可以幸而獲宥者是則蹠之享年亦不可謂之幸也以其迹之粗者言之則有幸不幸之說然而幸不幸者百有一焉耳君子弗論也若徒指其百一之或然者而言之曰某惡得天而天弗誅某善及人而天弗佑嗟乎此世之所以多亂賊也且取必於善惡之報而歸怨於

於太虛之無情此庸奴豎子之常見而柳子述之嗚
呼亦見其陋甚也已

辨聾

滛樂之足以蠱人心志載於史可考也觀於俗可徵
也而柳子獨末之逮耶何爲其非師曠之說也師曠
之聰尚矣柳子其聾乎

辯文子

釋曰柳子未嘗明理故論人死生之際顧以其幸不
幸者言之其何膚末之甚也左傳言人主偷必死謂
其理而已矣柳子則曰偷者自偷死者自死夫以理

言之則雖趙孟不死后子之言猶信不明乎理則趙孟雖死猶以爲非其偷之所致也然則爲盜賊者不以桎梏死固不足以死乎柳子所以爲膚末之見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幸不幸之間理無與焉耳

醫和

釋曰和之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亦有深見何取於榮衛脉理哉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蓋常人之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其勢也柳子之作敵戒曰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此和之

意也今於其言則非之則吾惡乎信

祝融

釋曰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以爲祝融之後世伯夏商於周未有侯伯爲在楚也此取必太過執而不通焉者若舜之後則虞思陳胡公之屬夫子以爲子孫保之此亦未嘗不章之驗也已若曰舜之功德大於祝融也而必期其後之盛於是吾大彭豕韋則亦史伯之執而不通者耳然君子之論亦於其理之常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凡言盛之及後嗣者亦固理也

有不盡然者幸不幸焉而已也幸不幸焉者置而勿論可也理之常者柳子欲勿取焉何哉

祀

釋曰昔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孝而已也祀既所以昭孝則所以息民所以撫國所以定百姓者亦庸有外是乎此祀之不可已其所係有大焉者而柳子不知也

夫知道者可與有言道或未明徒以其意見而取辯焉是使求道者倀倀焉眩是非而莫之辨此讀前言者之所當慎也子厚作非國語以左氏背理

去道而非之耳國語誠有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虞仲常蓋非之矣然予未見其書茲因讀柳子之文姑以其管見若干篇俟考正焉

予少業舉子日有課程歲惟清明端陽重陽及除日自假一月以節其勞會試下第歸用課程不改柳柳州集素所誦習獨以其非國語者為無益舉業也弗觀弘治壬戌十二月丁卯歲除當假始取非國語讀之謂其多畔於道為之辨說十五條蓋頃刻而成未始加點竄也當其時予年十有九而志見若此迄今三十有四年年且踰不惑矣而識

不加進德不加修何哉偶檢舊稿爲之憮然

讀史

楚懷王

秦惠王請以武關之外易楚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已而得儀而重出地則因儀說而自從親於秦焉嗚呼儀之爲秦謀不過捭闔其說欲連六國而事於秦爾吾惟不聽其說斯已矣奈何以黔中而易一儀哉吾能自强則雖有百儀亦無如之何者不能自强殺一儀而足以重楚乎况天下不止一儀又不可得而勝殺也夫商於之誑楚儀之反覆

詐誤其言之不足恃亦既有徵矣楚王已欲殺之而復聽其說也哉因其說而重結於秦是以坐待其吞噬之勢之成也大抵儀之去就黔中之得喪不足爲楚國輕重楚之患莫大於絕六國以從秦楚不慮其重而狃於其所輕卒之身死於秦國亦不振亦重可惜也

魯連子

秦莊襄之時并吞之勢已成六國尚不知屠受之禍且自相攻擊至無虛日間雖互有勝敗皆不過自爲鷸蚌之勢成秦刺虎之機耳以齊萬乘之國其安危

之機豈係聊城之得失也哉顧所宜深慮而亟圖者秦之强不可支也魯連子齊人也見齊之勢岌岌如此必使之從六國禮賢養人民修武備則其時猶可及爲此社稷之至計天下後世之福也齊之君臣果不足與爲此則吾與覗當時之事勢復何爲乎逃之海上遠謝世事可矣區區說燕將而全聊城此固爲深遠計者哉吾意連能爲田巴謀不能爲己謀也

王陵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義也義有權權也者權其輕重而務其宜乃所以爲義也王陵

古正人也以兵屬漢王其歸亦正矣然君臣之義未
定也既而項羽置陵母於軍欲以招陵陵於是時視
漢之從違母氏之死生矣孰爲輕重乎是故不可以
無權雖然夫亦發於其本心而已矣故徐庶事劉備
其母見獲於操庶辭於備曰本與將軍圖大事者以
有此方寸也今方寸亂矣遂去而之操陵於其母獨
能若是恝然乎雖然陵非無是心也特其過於不學
而見義未明故徒知君臣之義之重而遂不能爲之
生母之方也若庶者固可與權也與然亦質美而暗
合焉耳矣陵乎其趙苞之類與

文帝除肉刑

帝王之用肉刑也所以養之教之者備且至也後世欲用肉刑必先加意於教養如古之帝王而後可文帝教未施而除肉刑其所師者帝王之心也所以爲善法古也

文帝勞軍細柳營

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眞善將將哉

鼂錯論貴粟

民尚農則恒產大恒產大則土著固土著固則國有

根不然得民如得魚鳥何足恃哉甚矣重農之當務也

賈誼

高祖既平天下割地無法剖符分封之餘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矣故終其身不免於兵革之禍者職此故也至文帝之時則又甚焉賈誼深究其弊以爲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欲令齊楚趙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弟以次受之此即主父偃之謀也使是謀預行於孝文豈不足以弭七國之變哉

景帝

景帝嘗言魏其沾沾自喜而多易直切中魏其之病夫沾沾自喜而多易大非宰相之體此魏其所以終不免也而景帝能前知之其識見固有大過人者人君之德莫大於知人綱目弗載此語豈偶遺之耶

董仲舒三策

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發治教之實可謂得孔門之正傳而足以爲百王之大法也已

石建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嚇于曰此大臣宰相者

之事非諫官之所宜行也何者天子有過吾諫之則天下知天子有從諫之美國家有事吾言之則天下知天子有納善之誠人臣之忠君愛國者其大身行道固如此嘗讀漢史至武帝時石建為郎中令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夫書之所謂既非建之所宜行矣烏有在天子之側陳天下之事屏人而言之哉夫古之盡忠事上者舉世非之而不顧建之心欲以杜群臣之非議而實以啓人君惡聞其過之心是下不能忘其身而上未有以匡其君吾未見其忠也且方帝時遊宴奢欲宮室神仙

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建方被上之親幸使嘗有言以及此耶則宜乎帝之多慾亦少戢矣是建固未嘗有言及此也此而無言以及之則其所屏人而恣言者抑所謂嘉謀嘉猷者耶

趙充國

夫人必有精忠之志而後有以成功若腰縮朒者非其才力之不足以有爲也志焉而已矣其志之不專於爲國是以懷顧望於欲爲之際存形迹於既爲之時無所聞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也吾觀趙營平之之諳練其知慮固不可及然亦以志焉何

者其擊西羌也窮追以徼功決一捷以希富貴彼豈不能爲是哉顧彼所爲者君與國耳故雖詔書敕令進兵者至再而罷兵留田之計不可易也至其子卬切諫有所不聽曰吾固以死守之可不謂忠乎旣而卒平羌虜振旅而還浩星賜其所素善者也諭以歸功於破羌强弩以遠嫌也彼乃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吾以餘命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卒以其意對夫惟心知有國而已則凡可以爲國計者其身之有所不恤而何嫌疑之避之有甚哉營平之所以成功固不獨以其老成持重之謀而已也

王嘉

嘉下獄非其罪嘉曰備位宰相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而死嗚呼嘉之所處如彼而其言如此此即毋氏聖善我無令人之心即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心也夫獨何以孔光爲賢而不能進光爲恨耶孔光燕語不及朝省政事者也觀其拜謁董賢舉王莽可大司馬嘉之下獄光實効之然則雖進光未必有補於國也嘉既死王莽專政光非不進然不惟無補於國之危亡而且或有以使之然則光不進嘉不足爲恨雖然嘉固

亦賢相也未可以是訾之

劉歆

儒道不可一日或無於天下故理安天下非儒不可孝宣言儒道不可用予竊恨之既而見劉歆以儒名漢而黨附亂賊不啻犬彘則又怪夫儒者之果有負於人國也然又因是而考之乃知歆之所爲無足怪焉蓋嘗觀其典領五經列儒於九家而曰九家猶愈於野則是歆固不知儒道爲何如也不知儒道爲何如而可謂之儒乎不可謂之儒則固無怪乎其他矣亦何累於儒哉且儒有所謂真儒者有所謂俗儒者

張禹孔光杜欽谷永楊雄之流皆歆之類也皆所謂俗儒者也若其少知理道如龔勝邴漢梅福逢萌郭欽蔣詡薛方彭宣陳咸諸人尚不能甘心於莽而況其爲真儒者哉夫真儒不易得也其近似者漢惟董相而已矣若董相者而肯爲歆所爲乎

又曰昔劉向自以漢之宗室末屬懃懃懇懇指陳王氏而其精忠之志至於感動人主而不能已向之行義何如哉後之論者每以向歆並稱若以歆能繼其父之志行然者然方歆於其父所見各異自相詰難之時既以知其非善繼人之志者矣卒之阿附賊莽

而於其父之道不啻寇讐使向有知必不能瞑目地下也歆之背父叛君其罪可勝言哉及夫秦陵兵振禍將剥廬乃復叛莽而受戮此又不必論者也

馬援論高光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爲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而已此大聖人時中之道高帝烏得而有之特其寛仁大度光武或有所不如耳若以光武動如禮節不喜飲酒而曰不如高帝則禹之痛絶旨酒左準繩而右規矩者又其毋下者耶援謂光武不如高帝固矣而顧以其勝之者言之何耶

韋彪

天下安危之原在風俗而其治亂之機在民之安否何如耳然而風俗之淳漓由於縣措而生民之命懸於郎官但世之職郎官者往往衒細能矜小慧視政化為高論而飾廚傳以媚人以風俗為迂闊而說機變以要譽由是上之人以為賢而用之而下之人被其虐也慘矣夫上賢而用之則天下翕然效慕以成風而風俗以漓下被其虐則民皆喪其樂生之心矣凡天下之所以壞亂而至於危且亡者職此故也善乎韋彪之言曰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為趙

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又曰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錬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其意盖歸重於德勝才之君子而不取夫才勝德之小人誠切中百世之通患而深究安危之大原也於乎章帝寬厚之治彪固有以賛成之矣

張酺

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張酺非之而褒之禮不行酺之知禮如此則無愧於帝者師矣然而請龔渠貴人以尊號知禮而有是乎夫嫡妾之分春秋之大義也而酺之知乃不及此則其譏褒殆亦同浴而譏裸裎者

與

周瑜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議勿許則已討得矣然豈將有以討操而爲興復漢室之舉耶吾知之瑜之言以爲見制於操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而已是故弗屈於操圖欲南面而稱孤也然則權與操孰義孰不義與權雖弗屈於操夫亦操之類而已矣吾以是知權之止於爲權者瑜之不能輔之以義也

辛敞

司馬懿之變辛敞欲出赴曹爽謀於其姊憲英英曰

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執鞭而棄其

事不祥莫大焉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

幾不獲於義噫憲英之見徒知執鞭而不棄其事之

爲義而不知爲爽執鞭之爲非義也然則敞於爽亦

何死之有於是焉逃難而去之亦可矣英之議其季

路之見與

王祥

魏公昭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皆

詣焉顗謂祥拜昭祥曰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嗚

呼司馬昭已弑其君矣而祥猶愛之以禮乎祥上不能爲翟義下不能爲須無拱手事賊國祚將移而獨以長揖爲自待之重其於大節安在哉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祥不已愧於時譽乎

唐宣宗

古之治天下者必修其身其所以修身者曰窮理以致其知主敬以立其本故外而刑正之不亂内而私欲之不萌由是擇一相而任之一相者舉賢才而用之其本正而末自理焉耳若宣宗者不知務此而徒恃其聽察之資以爲可以盡窮天下之事而不失不

亦遠乎彼其所任以爲相者白敏中令狐綯之徒而於刺史之選必欲人人而面察之嗚呼莫親如宰相莫重如宰相相非其人矣而何有於刺史耶況天下之事固非一人耳目之所能周也古之帝王垂衣拱手而措天下於隆平亦正其本焉而已矣

褚遂良

高宗雖昏庸猶知求言以自輔而當時諸臣莫或言者豈固無事可言耶武氏與王后蕭妃更相譖毀其禍機已著矣況武氏當太宗時久充下陳正使不爲唐禍亦不可使之獲侍後宮也决矣而況於專寵乎

此小夫僂人之所得而與知者也嗟夫宮闈者根本之地妃匹之際萬化之原也爲君者此而不正其奚正爲臣者此而不言其奚言當時若無忌而下已不足數以遂良韓瑗來濟之忠直而亦嘿無一言及此豈天固欲微唐祚耶於乎惜哉

潘好禮稱徐有功

君子貴乎知所以自用徐公之寬仁平恕有足多者然日與俊臣輩爭論曲直而獲免也其亦幸夫當時武后肆毒四海橫流士君子於此既不能反正唐祚則避塵而去固不偉乎而甘心於賊后之下此先儒

所謂不知所以自用者也然則徐公其在釋之之上抑武攸緒之下與

陸贄

人之邪正固不易辨然而事之著者雖至愚足以知之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盧杞則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溆沒又誤援軍而奉天益危此其事之尤著者也德宗至此於邪正之狀豈不焯然無惑矣哉而獨莫之悟贄之言曰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嗚

呼贄之言不亦深切而著明者哉然德宗於蕭復公輔旋踵罷黜而終身不悟盧杞之奸邪乃知贄亦無救於德宗之惑耳雖然豈贄之不能善諫乎諫而不聽君之不明也

又曰陸公可謂善諫矣其言婉而切曲而中直而不傲辨而不爭使所遇非德宗其效有可紀矣

宋太祖

昔李嗣源一夷種耳方其爲將士所迫歐陽氏以反書之而綱目特書引兵向大梁而已豈不謂其特出於將士之擁迫初非其本心也耶至於嗣源之不死

於其事綱目乃有責焉或者謂取天下者商周以德漢唐以力宋祖以謀夫漢唐之德雖不能無愧湯武而未嘗不假仁以收民之心宋祖之興雖不能如漢之正而要未嘗有欺人孤寡之志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而先儒謂自漢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今謂漢唐宋之得天下以謀以力而其宗社乃延於三四百祀孟子之言顧不驗與且謂漢唐以力則秦項朱全忠輩何如哉謂宋祖以謀則曹馬劉裕楊堅之流何如哉是故非至論也且宋祖之事有可言者使其預有篡周之

心則陳橋之變當出於匡義趙普之爲奈何軍士聚謀之時而匡義與普且諭止之乎特夫軍士之謀在貪富貴而宋祖於此固亦不無利之之心則其責固有在焉而安可謂其陽施陰設以圖之耶況乎宋祖威德素已服於人心而遼漢入寇亦出於鎮定二州之言也昔人謂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或者既謂宋以謀取又以爲既取之後其政治有以超漢唐而追商周則宋祖於未取之前曾秦政項籍之不如而既取之後乃能媲迹湯武耶此又不攻自破也或曰呂氏之言曰漢高祖之取天

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亦出於軍士之擁迫然則
宋祖亦非有利之之心特出於不得已焉耳曰漢宋
二祖之於天下皆不能無利之之心也但高祖起豐
沛誅秦項爲得其正太祖受周世宗厚恩而恭帝亦
未有可指之惡乃因軍士之謀而遽自爲之故其慙
負天地之言豈特湯武慙德之比或曰呂氏之言又
曰當是時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爲將豈能帖然
於下哉則宋祖亦不得而不爲之也曰使守信審琦
誠有篡立之志以太祖之才而竭保衛社稷之忠彼
亦安敢動哉縱不能制待其已發而誅之猶可也豈

有知人之欲爲而未爲而已則先爲之乎此固非太
祖之志特呂氏之言失也然而太祖利之之心亦在
於人心已歸之後其得天下誠亦天意人心之有在
焉視彼要結邪黨以欺天罔人而後爲之者相去豈
直萬萬哉後之論宋祖者以綱目所書李嗣源之事
觀之庶不爽於權衡矣

金匱之盟

杜太后何以知太祖享年之永促而命以位傳其弟
不使幼兒主天下乎父以傳子邈焉豈不知此而遽
從之皆失也然杜后有命而太祖能不之違此則太

祖之不可及者矣使臣義不可以主天下雖毋后之
言亦不可從可以爲天下[illegible]而太祖授之又何議焉
或者疑太祖有私於其子之意而未之及發嗚呼其
亦誣矣設有之則太祖之於其弟嘗求其失而播揚
之以杜群下之望以絕天下之心如太宗之於廷美
可也顧肯有他日必爲太平天子之言哉至於一張
齊賢猶曰使他日輔汝爲相太祖之志其光明磊落
蓋如此後之人亦何所指以疑之耶自昭憲一命之
後十五六年之間金匱之藏自如以至太祖大漸之
際未或一言有貳吾意太祖志苟如彼而所爲如此

一何寡謀之甚也其英明智略足以取天下而獨不能以之授諸其子耶其衷固可見矣太祖既無轉移之志晉王亦烏用以弒奪為哉其不為此已不待多辨而後明也雖然未立踰年元朔已改宋后之不成喪德昭之不得其死無兄之罪太宗固無所復逃矣夫太祖以天下授太宗而太宗之所以報之者乃如此當時之人能無不平之憾乎是知弒奪之疑雖傳言之謬亦太宗有以來之也

太宗

廷美之得罪固曰趙普為之夫普存患得患失之心

則其無所不至固宜也太宗不加審焉而竟致其弟不得其死可不謂爲愛子而快於其弟之黜與然元佐乃因此而以狂疾廢此天理之昭昭者也

秦檜

以秦檜奸邪之志遭高宗庸懦之君而適中原版蕩之時故得以肆爲之奸以貽禍於無旣此固氣運之否極也雖然世何嘗無君子亦何嘗無小人使高宗有剛明之德而李綱張浚岳飛之儔得行其志雖百秦檜亦奚以爲宋史言太宗背負太祖以私其天下故天生檜之大奸誤國者以報之故檜得以享榮祿

以終其身也夫如是則是檜之惡天實有意以生之其禍天下也天實使之而其享富貴褒諡則又天之德之而以報之也其誣天孰甚焉然自古身爲不善而得保令終者亦豈特檜而已哉顔之天跖之壽氣數之相遭固有幸不幸焉者若檜之鮮則天既已斬其後矣此又變中之常也人不能察於義理之精而徒以其私見而大議焉其不至於誣天心而禍後世者幾希矣

魏相明堂月令奏

魏相和陰陽丙吉問牛喘漢近古故人士往往能明

天道其治效亦不同夫不明天道而相天下者終昔

道也

六臣　龔勝　梅福　宣秉　王丹　王良　郭丹

西漢至於王莽三綱絕矣天理熄而人類或幾乎滅

矣是故以六臣終焉六臣者太綱常而存人類者也

光武明章之業東京二百年名節之盛蓋肇于此矣

其諸猶積陰之下之微陽乎陽不可無也物不可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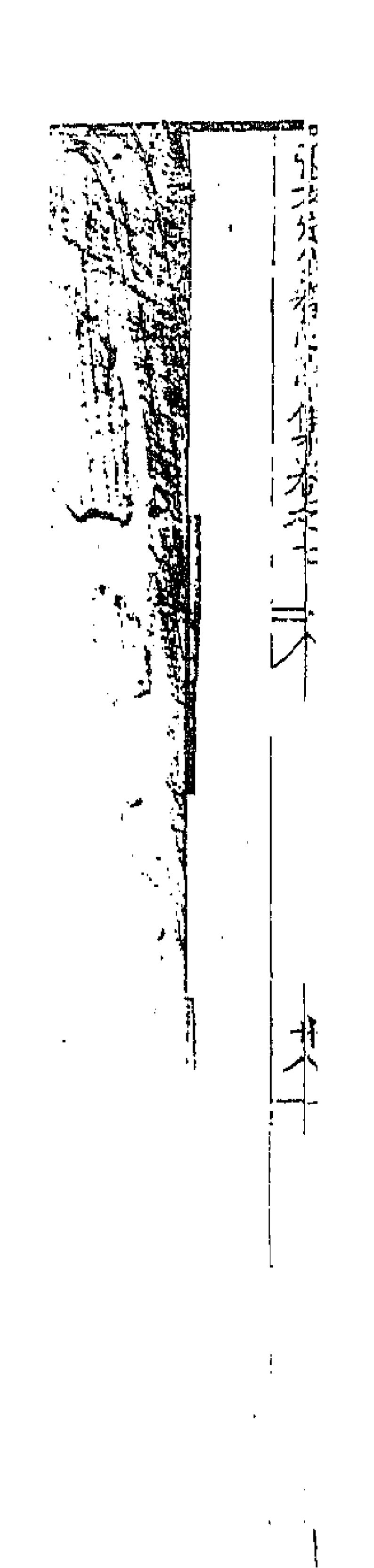
也終六臣所以始天下也深哉

匡衡謂妃匹之際夭壽之原杜欽謂女德不厭則壽數

不極於高年即周書躭樂之從罔或克壽之意漢昭

帝天資明睿使得永年漢祚豈可量哉然幼冲踐佚
滛戲無度霍光任輔相之責當廣薦賢德以陶其性
陳說大威民喦以嚴其情游之文藝以易其好不知
出此乃特使宫人爲窮絝而已嗚呼不學無術乃至
於是乎此等處實宗社之根基君相之大要當以爲
萬世監戒者綱目遺之豈以其事鄙褻故忽之耶
後漢諸公任事但遇宦官遣使通私便殺其使所以激
禍
名節與道德地位相去有間要當深體默識
卓茂曾恭所以過人爲其頗有見於天道也

程子言後漢名節成於風俗然一變之可以至道謂如李杜范郭諸公耳若張儉者始則訐謗宦官激成大禍終則卷頭鼠竄至於母妻宗戚殄滅無遺以及數百千家而終不爲戚此眞梟獍之類豈可以入道耶齊大夫孫性以親故自汙雖不知道然其一念仁愛發於天性乃近道之資也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八

論

知化則善述其事 九月十六日閣試

天人所爲分各不同而善事天者不異於子之事親其必有以事天之事矣人徒知天人之分不同也故往往以爲天之所爲我無與焉耳而不知人之所當爲者理之所當然也苟出於理之當然是即以承天之所爲耳其嘗容岐而二之耶親之所爲以責諸子天之所爲以責諸人一也化者天地變化之道也而能知之則有以事天之事矣茲不謂之善述人之事者哉張子作西銘

因其分之殊者以推明其理之一可謂深於理者矣蓋
嘗言之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矣陰陽五行之氣軋摩
推盪於太虛之中而理實寓焉人物之所以生而各具
是性者皆是物也是即所謂變化之道也夫人得天地
之理以為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謂人非天地之子可
乎人為天地之子則所以靈承天地者宜何如耶夫父
母之於子創制造作必為後規亦冀其子之承之耳天
地之於人寧獨異是乎哉但其變化之迹人實無與焉
而其理則固與人渾合而無間也故天地之所謂陰陽
五行者在人為健順五常之性健順五常之性具於人

而天下之理無不該自人倫日用以至一事一物之所當然莫非是性之所固有亦莫非天地之所爲以責於人者也故聖人者於天地變化之道陰陽五行之運爲幽明爲死生爲鬼神者有以默契其循環之機而無間則其行之日用人倫之間行之一事一物之際莫非健順五常之運用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於天地之事無有廢棄不舉者矣天地之所以與我而責我者亦於是乎無負矣茲非子之事親而克紹厥緒者乎不然則私意一蔽道與我爲二物雖天地變化之道本具於吾身而莫之或知也雖天地責望之意重委於吾

身而莫之或承也是厥父作室而子弗肯堂厥父菑而子弗肯播也其得為孝乎哉此惟聖人所以合德於天地而為克肖之子也與因張子之意而推言之孔子稱舜之大孝則曰德為聖人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則述其所制之通天下而傳後世者以見其善繼善述則事親固所以事天而事天不盡其道則於事親亦終有虧焉耳孝雖仁之一事而推其極致雖仁亦於是乎在焉辭酢讀西銘即能道中庸思請以是推廣張子理一之意

致知力行之地

論曰君子患其心之無主心有所主而所以明其明德

者於是乎甚焉何也夫君子之明其明德也盡其心之體用而已矣盡心之體用而不有以主乎其心則本既先撥又惡從而用其力耶心爲萬事之主而敬爲一心之主必吾持敬之功足以主乎心而後吾心之靈足以主乎事則敬也者君子所以從事於爲學之要務而不容以一息之或間者也蓋嘗觀之人心之初其體靜而已矣靜故虛而明生焉虛故無所雜而剛生焉惟明也故足以照天下之理惟剛也故足以體天下之理夫吾心之全體大用有固然者而氣質物欲之私或從而汨之則明者昏而剛者懦矣於是乎有致知力行之功致

知所以盡吾心之明也力行所以全吾心之剛也明與剛生於靜而失於動則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可從而知矣夫人心之於事必收斂而後能靜專靜專而後能致精不然則事在於此心馳於彼一事不可爲而況於天下之理欲盡窮而體之不已難乎是以聖人施教於其方幼而教之以小學以收其放心而養其德性則致知力行之地固已立之於此矣其或失學於方幼而欲收功於既長亦惟主敬之功猶庶幾其可以爲用力之地耳蓋必輯柔爾顏不愆於屋漏外内知懼如臨乎父母不率意不任情嚴夫内治之功而不陷於坐馳之

患則所謂整齊嚴肅收斂專靜之功於是乎盡而心有所主矣心之有主而不足以主乎萬事吾不信也故由是而格物致知以盡吾心之明則夫念慮之微鬼神之奧棄吾心以燭之而有餘而凡事爲之者形迹之粗者有不足論也由是而誠意正心修身以全吾心之剛則夫中庸之當道節文之當謹運吾心以爲之而有餘而凡助長之害旦晝之梏者有不足論也至於所以推之家國天下者又孰不從是始哉蓋凡致知力行之功皆不容舍是以爲地而過時而後學者尤當百倍其功而後可若徒歸咎於既往而不有以補於方來則存格勤

昔日有甚焉而致知力行之地終不可得而大立矣故夫人之為學固當及時以自勉尤不可以失時而自棄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即道之體用之全而其所不可離者見焉古之君子之善言道也甚矣道之不易言也將以有言而未始有物也將以無言而未始外乎物也即其近夫婦之愚不肖莫之或遺也而其究也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蓋形氣也有涯而道也無涯以無涯寓於有涯則固常紆餘乎其外也而未始離遺乎其內也是故盈宇宙間皆道也雖欲離道將焉得其間而逃諸然道之用固若是費也

而體則隱也形而上者也道形而上心或形而下也則
二矣夫弗玦其隱而希其費是猶熄火而揚光去表而
索影也雖欲求益得乎哉是故言道之用而必原其體
子思子之善於大言也且吾見其憂之深而慮之遠也
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六畫具而性命存焉而未始有
言也天下相安於道而莫之擬議也及其有擬議也舜
於是乎有精一之說周公於是乎有直方大之訓體用
之學也又其衰也人逞其見而大道爲私乃有執有以
論道者矣乃有探無以論道者矣執有者討功飾名偏
莫知自拔溺天下之道於卑且汙者也探無者寂滅空

虛而無所持循莽天下之道於高且深者也孔子憂之
乃始揭而語人曰易有太極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斯亦
著矣斯亦不得已焉矣而子思復爲費隱之論者則其
憂之深而慮之遠也子思之時非復孔子之時也且君
子之道何道也天之道也天之道而歸之君子性命一
源天人一體也是道也不言其費則不知其不可離之
故也不言其隱則不知所以體之之實也是故觀其散
見於萬有也而知吾率性之道至周而不遺也即其斂
藏於微密也而知吾天命之性至妙而無迹也且聖愚
之相懸也遠矣天地之大也極矣自愚不肖者之與能

以極乎聖人之所不能自居室之常以極乎天地之所弗盡窮難易彌遠近道蓋無不在焉形於上日月星辰之著明形於下草木山川之輝貞運於其兩間風霆之鳴寒暑之變萬事萬化之交感極天下之至賾至動而道蓋無不在焉是故縮而視之無息也衡而察之無虧也大之不見其際也小之不得其隙也所謂費也而亦何嘗不隱也吾嘗究之矣天下之物衆矣而莫能自物也其明也孰熱之其真也孰飾之其運也孰推之其鳴也孰激之是必有真宰焉而又莫得其朕也形天下之形而無形也聲天下之聲而無聲也動天下之動而無

動也上天之載冲漠玄微而不可爲象也其命於物者其體本若是隱也而用之費也由之盖由體以達之用而體不淪於無也以用而原諸體而用不滯於有也所謂易有太極所謂形而上而精一直方之訓皆緣是以立也盖君子有見夫費也則踐履不容不周有見夫隱也而存養不容不密是以空谷若雷在偓若廟滌除形氣之私而藏萬有於無有雖鬼神不得窺也則天命之性立而道之隱者得矣隱者得則率性之道行而費者舉矣由居室也而家國天下運之吾心之誠而人物之性盡焉天地之化育贊焉其始也闇然而日章其究也

篤恭而天下平矣夫是之謂誠則形夫是之謂誠不可揜夫是之謂不息則徵而博厚高明以配天地然後知滯於有者之卑也然後知淪於無者之荒也彼皆倚其一方而君子者獨游乎大方夫東海之樂非坎井之蠹之所與也故道必語其全而後人知顯微之無間也然本末之相因也由是則知體道之有要也體道莫要於爲己而莫病於徇物道非物也刻意隱怪者謂之以己賈物半途而廢者謂之以物易己夫惟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是之謂行所無事而不以天下動其心夫翹其心於天下乃可以爲天下天下未有隱而弗

費者故也故曰致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子思子憂之深而慮之遠懇懇然欲人務內而不事外爲已而不徇物也故先之遯世不悔而後之以費隱嗚呼其至矣詩不云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也雖然順帝則易去知識難子思之作中庸所以重致意也夫

學顏子之所學

人之所學求盡乎其性焉耳而盡性莫如聖人所以求盡其性以進於聖人者古之人有成法焉雖然聖人生質獨異不待學而後能則固非人所及也及其教人必欲使人俱至於大成之域而後已何哉衆人之性初不

異於聖人也故人不可以不學亦不可以苟學古之學者多矣而周子必曰學顏子之所學其亦有說也人之學聖人之學也必得其途而後入莊周老佛之徒竊虛言以惑世誣民固吾儒所不道世之學者又往往以爲聖爲性生遂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委置不顧而徒索幽隱務博覽以求驚世而眩俗曰是亦足矣何聖賢之爲則固未始嘗學何怪乎其與不學者均也自漢以來其學聖人之道楊雄氏而止耳王通氏而止耳雄之太玄法言於經不無悖焉而躭於勢利羨劇秦美新其於窮理克己之學安在哉通雖有意於爲聖人

道亦近似而必涵養擴充之功取七制以續經且不免
僭妄之罪而又何說乎若是而欲學者效其所爲以求
至乎聖人之道其猶適海而無航斷港而絕潢曰吾將
沿是以入也亦見其難矣夫聖莫如孔子孔子生知安
行其進爲之序學者不得而知焉而其道授諸其徒惟
顏子全之故孔子嘗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孟子亦
謂其具體而微而周子又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者顏子也顏子之學豈絕類離群獨優入聖域者哉吾
嘗聞之人性未始不善其救之者氣質之有昏駁也而
其牽制搖惑以移其善者物欲之無窮也氣質有蔽而

物欲之汩隨之則其所知而行者率出小智利欲之私而違道日以遠夫道不能存諸心而達諸用者鮮矣即事辨理已悉辨夫是非邪正之歸也夫然後反其身有不善即止之於心於其善者服膺而弗失從事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此則顏子之學所以幾於聖人者也學者不於是取則焉其文焉從事耶若顏子之未至於聖則守而未化耳非聖人之道終不可得而至也雖然顏子聞一知十上智之資今學其學而質不逮奈何子思固言之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性固吾所自有庸有求而不得者耶顏子嘗曰舜何人也

于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故夫學顏子之所學者非氣質不逮之患而不如其勇之患

夜氣

理之根於人心不可得而泯也其所以存吾心之理者當於其靜焉求之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矣氣載乎理理主乎氣而一本之於無聲無臭之表則罔未始不以静爲主也故夫人之生也全仁義之心具直静之體方其外物未交本然在中喜怒好惡之未發而其德則純而不雜也其氣則清而不汙也當是時也不以晝而亡不待夜而息暨其形生知發而外物得誘之邪念得干

之於是乎精神弊而良心喪忿欲入而精氣銷然而外物也邪念也非吾之所有也吾心之所有者則純而不雜之理清而不濁之氣也向也吾與之俱生則固根柢於吾心矣今也吾自亡之而所謂根柢者固在也故於其向晦宴息之餘則少絕其外誘之蟊賊暫復其真靜之本然而是氣油然生矣然以其旦晝梏亡之極也故惟暫流乎宴安之頃而微見於平旦之間故能因夫日夜之所息者而加涵養之力而無梏亡之爲則夜氣愈清而良心之存恒如平旦之時也若夫反覆梏亡使夜氣不足以存者夫豈一日之故哉故夫存養其良心亦

驗之夜氣而止矣抑養德者其猶養生乎孟貢也烏獲也天下之所謂有力者也使之馳騖勤勞彌日而不已亦豈無疲薾之時夜而寢旦而復興其力如故繼此而息食之以時動止之以節則其力斯全焉夫夜氣之所由生豈異於是乎勞逸得其宜則勞亦逸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動亦靜也莊生之所謂坐馳者非衆人之所以失其時而斲其性與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責志論

天下中人之性恒多上焉者與下焉者千萬人一人焉耳

已中人之性可導而之上下然上趨每難而下流則易亦其勢則然也故習俗之善者常鮮其不善者常多以吾混於人人之資而欲自勝其氣質以脫其不善之習非學問無以成之學問則自中人以下皆可以挽而至於上盖義理之心與上焉者無以異也由學問以明乎其義理而復其初顧其志何如耳吾嘗見世之人皆知懿德可好而或不能勝其氣禀之固蔽皆知從事於學問而又或爲習俗之所移夫義理之心根乎內而物欲之私交乎外學問之功由乎我而習俗之變存乎人顧往往內不足以勝外己不足以勝人何哉志之不能自

大也今夫百萬之卒帥足以禦之則隊伍肅而綦節明不可得而挫衂也若其怠弛遑惑渙然無統紀臨之則驕撼之則動此不當責之帥乎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從氣從之如響故志聖則聖志賢則賢不能道聖賢之道而爲氣所勝爲習所奪非志之責而誰責與夫志欲奮而果欲專而誠欲堅而忍自吾耳目口鼻四肢莫不有欲其外物之交乎我而可好可玩又雜出而無窮以其有欲之形交可欲之物其氣之奔而逐乎彼也已勃然不可禦況世俗之所習尚紛紜轇轕而吾群處其間旦夕薰蒸銷鑠往往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使其心有測

斷特援之志則豈至於是哉故志欲奮而果然徒發於忿激即爲乘氣出於好名即爲徇俗而振於此或頹於彼矜於暫或移於久決習於一人審射之時而汗漫恍惚倒戈下百夫糜潰者又人之情也故欲專而誠欲堅而恐欲奮而果不然以聖賢德之成也難矣凡德不成皆志之責也責之深而守之固使德性常行而學問之功弗替志之御氣如帥之御兵然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則氣與習果足以勝而奪之乎夫天下之事必責之主者而後可成也然或有疑焉人之性剛者每足以自太弱者太焉而隨以什剛柔之性則

既付於天矣曰不然天下之事由乎我則易不由乎我則難志本在我去之則是性雖柔不可變而剛乎然則如之何而變之曰此所謂勉强而行之者必百倍其功而後可

祛惑論

盖天下亦有陽而已矣陰不足爲陽之對亦有義而已矣利不得爲義之敵夫陽其陰之窮乎義其利之存乎通於此說者可以去身可以處人可以事天可以裁物矣異哉今之人之多惑也六尺之軀求無寒焉耳盈寸之口求無飢焉耳而天下皆以此遑遑焉終其身非惑

與彼其身有可以參天地而宰萬物者而莫之知求也可悲之甚也且彼之所求者果有與於得乎哉其得焉者果有與於求乎哉陽主義施也陰主利受也受之與施亦遠矣以今天下皆受也而不必皆富也古之人有好施者焉而不必貧何哉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夫君子曷為其謀道不謀食也道也存乎我者也食也存乎天者也存乎我者吾不得而付之人矣存乎天者吾固謀之天固違之吾其如天何且吾知謀夫在我者之不暇而暇謀其他耶昔者漢文帝幸鄧通賜之錢累鉅萬甚寵之有餓死之相也益賜以嚴道銅山使鑄錢而

通富極矣文帝崩景帝疾通通卒以餓死由是言之雖天子不能以富人吾焉所施吾謀哉且文帝不得而富通景帝又惡得而困通其富也天也困也亦天也人之所加天之所命皆無與於我故君子求乎其在我者而不求乎其不在我者明於性命之分也且夫不在我者豈惟其無益求也抑亦有害焉耳易曰莫益之或擊之言求之之害也合浦之上有珠焉求之則徙不求之則不徙天下之物固有避於其所求而就乎其所不求者矣變盈流謙之理其可誣也哉何謂變盈而流謙謙也者虛也施極則虛虛而後受是受生於施也受生於施

則陽之彖陰義之兼利亦明矣雖然君子亦將以利爲而爲義也亦明於天人性命之分而已矣陰陽之運而爲禍福者非天乎動而孜孜焉爲義爲利者非人乎順焉之謂福逆焉之謂禍吾遇焉而吾順逆焉吾之性也順逆生於吾之性而定於天之命吾不得而與焉是故謂之天天下之動或喻乎義或喻乎利安知其非得於天者之固異也而不得歸咎於天者盡天固嘗委是責於人矣陰之承乎陽也而不敢專利之生於義也而不可覬其理勢之必然甚明也天之付我以心也而能思固將使之思而自明耳廢焉而弗思思焉而失其正是

亦天也乎哉故君子以人合天以天定人而性命之分得矣

說

心爲嚴師說

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而已也其所以從事於心以求不拂其本然之正者敬而已也夫人之有片善寸長吾猶從而師之况心萬善之所具也一身之主也而乃或有所怠而弗敬則固非所謂能自得師者矣盖嘗觀夫吾人之心焉其靜也如鑑之空而不滓也其動也如泉之達而不壅也一爲氣拘物蔽而不知以敬直之夫然後

鑑之空者而渟之泉之達者而壅之矣然而其本明者不可得而終昧也是以是非獨悟上帝昭然而鑒臨生意流行天真藹然而自動當是之時豈特教告之令吾耳軌範之接吾目而已哉蓋天命人心之可畏而不可違者正在乎此故學者當卽是以爲之嚴師焉方其戸居淵默本體退藏則固恭敬奉持而不敢以邪僻之萌干之昏暴之氣乘之矣其視聽言動之感於物而未形也其心亦固有是非之辨焉於是乎恪恭敬順於吾心察之也必詳審之也必精應之而吾心安耶則應之其一不安也則勿應兢兢慄慄常恐有一時一事之或慢以

殘吾性而傷吾情一時必謹則無時而不自得其嚴師一事必謹則無事而不自得其嚴師蓋吾心之體無往而不發見流行則無往而非嚴師之所在也夫是之謂學之得其要而可以不待於他求矣苟或不從事於心而汗漫恍惚任情率意於其間則性鑿而情已蕩雖日摳衣於函丈之側而顛倒眩瞀莫知所求其所以爲學者尚復何事也哉抑書有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彼其所謂師者謂師善於人耳然徒師人而不以己心爲嚴師則吾見其於人之善且不能取其一端以爲己有而欲至乎協于克一之地不已難乎易曰閑邪存其誠禮

日無不敬儼若思橫渠之啓後學者其言蓋亦出於此

與

尚友說

道一而已矣不一則天地不得爲天地萬物不得爲萬物夫何故無其主也道何以一道形而上者也形而上則何以一蓋滯於有形即與無爲偶矣不滯於有故莫之與偶而能專其一一則何以爲物之主有二則爭不足以主物也心人之主也心亦一而已矣衆人二之故失其所以爲人賢人求乎一者也聖人純乎一者也心苟一天地萬物之主於我乎大矣故書曰德無常師主

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之謂也善之不一非友無所取德之不一非友無以成君子之於友相與交求其一焉耳其心相與交求乎一而天下其孰能二之故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金質也雖堅猶得而二之若夫同心之人則相與以形聲之外相與以形聲之外者則天下之至一也譬之水焉不可得而斷也譬之空焉不可得而染也此所謂天下莫能破者是也是故無遠無近無存無亡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吾之攻而已矣生乎吾前有一心者焉吾之所求者亦是一也則與之無二矣誦其言如親見

其論議想其風如從之遊千載之上吾與之同心況其邇者乎盍嘗者吾思慎言矣久之猶惡夫言之不一也反而求之思慎行久之猶惡夫行之不一也讀前言識往行驗諸天下之故若有窺於天人之際性命之理夫然後思慎獨思慎獨三年於此矣而猶惡夫心之不一也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尚友也予既歸東海之隅雖欲友天下士不可得又惡取古之人為哉雖然取諸古庶其不棄於今乎

求放心說

心非有出入也而以放言謂其所發動之情也情之動

而求之非惡其動也惡其動而失其體焉耳心之體至明而至剛也動而失焉者溺於氣而奪於欲也溺於氣而奪於欲則于本體之正固已離而去之矣故曰放人之生固若禽獸草木然而其所以獨異者心而已而至於放焉寧亦不思所以求之耶天下蓋有失其固有之物而百方求之者矣至於心則一念轉移而已即入于腔子之内焉柰之何學者之弗求也雖然入之易未若出之易也吾嘗求之而知其所由放矣凡物欲之交于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應用之際一息不省而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類乎尸居之特惕焉不知其所

如之謂放此正所謂淈於氣而奪於欲者皆不可以不求也雞犬放主則求之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其至明而至剛者固足以自求而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故夫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請而獲之也歛之而已矣於其顯然而不自知也則惕然以省之方其省之也其心固已煥然而不昧猶恐其或放也收歛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以容乎中夫是之謂一而不二一而不三則放者固已復而復者不至於放矣是孰非其至明至剛者之自求而自復哉易

日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所謂未嘗不知者非明乎所謂未嘗復行者非剛乎盡其明與剛是以不遠而復也此則顏子之事而大舜精一之功也學者之求放心亦必至是而後可庶幾耳若夫不精則不免乎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可以失之耳

貫徹古今說

古今之時同不同不可得而知也而道吾知其無不同也道者率性之謂耳而性寧有古今之關哉太古之先兩儀未生而理固已具是理爲氣之根柢橐籥也其流

行而至於今以付於人與物者即所謂天命之性是其理固未嘗息也而所謂貫徹古今者可知已夫所謂貫徹古今者道而已也命之流行也無一物而不與而物之受乎是命以生也又無一理之不得率是而行則固無徃而非道矣如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待乎人力私智之爲所謂道也是道也古固由之今亦由之彌亘乎天地之運而不容有毫髮之或間者也日月有薄蝕而道無薄蝕陵谷有變遷而道無變遷世運有否塞而道無否塞涂或蔽也則更之更之以從道也涂可改也道不可改也事或失也

則新之以復道也事可茸也道不可茸也自有父子則父子之道至於今而存焉有君臣則君臣之道至於今而存焉有動靜食息則動靜食息之道至於今而存焉詩曰有物必有則既有則矣寧有時而忘之者耶借曰忘之亦人自違之耳而其所謂當然者固在也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使可離焉則是外誘之私而非率性之謂矣學者於此而真知之則其所以戒懼於至靜審慎於至密者自不容已而天命之本然可得而全矣朱子之發明此言其有功於中庸之教也夫

辨

正心辨

或有論好名之心不可無者其言曰人所畏惟名不好名則不畏不義不恥不仁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誠至當之論乎聞而非之告之曰子謂名可以誘人於善乎哉人之為善有所為而為也為名以為善者其心在名而不在善今吾子以其善在已耶在人耶其在人也雖莫之為不為害果在我也則夫仁民愛物經綸參贊亦孰非已分之所當然而況於近者乎以[illegible]已分之所當然則為之已不容不力矣必馳其心於好名而後矯強為之也今必謂矯強以徇名猶勝夫肆行

而無忌夫矯强於明不保其闇矯强於貌不保其中欺天罔人孰有甚焉而又何肆行無忌之勝哉蓋理無往而非誠思誠必自吾心始君子之所學求無愧於心焉耳善有未能責之重而行之力以爲一毫未至則無以成其爲人人之闇不聞何與我而暇計之哉非惟不暇雖其爲善之已能猶恐恐然懼人之有聞也孔子之告子夏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儒一也而君子小人判焉無他爲己爲人之間而已矣夫人知小人之不可爲而顧竊名爲可好是惡其名而猶處其實也且今好名之於好利固不相遠矧於王心之始而惟名之徇其利

心即此已滋沿是以往亦將何所不至乎彼不義不行而莫之愧畏者安知不自此而基乎故君子之心惟在乎存其誠黜其僞而已矣或又以為爲己之學非所以望於三代之後尤所謂不知理者夫古之道即今之道古之人猶今之人也今誦詩讀書習其說於古人旁搜遠覽求其道於古人而立志必出於古人之所棄則古之所以垂訓作則者秪以為後人要譽之登蹄耶吾知其不通也審矣

聖者多能辨

甚矣哉聖人之德之難言也人之心其所能外見者蓋

得而名之也聖人吾不得而名之也夫聖人豈無能哉衆人之能聖人固兼之矣聖人未始不多能而多能不害爲聖人固也顧夫人見聖人之多能也而不求其端不執其本遽從而目之曰夫惟若是而謂之聖也則何其見之淺耶天下之理賦於萬而會于一人心之所謂道德性命者其所該豈特一事一物而已哉盡之則爲聖失之則爲愚其能之多與不多不問也何也今有人焉工如羿射如由基御如王良造父是固所謂多能人矣而心不適乎性命行不顧乎道義其得謂之聖乎適乎性命矣而未熟行乎道義矣而未純又得謂之聖乎

然則所謂聖者果且在多能乎哉果且不在多能乎哉
人之性有不爲氣稟之所拘者亦鮮矣而天獨於聖人
也則縱之故惟聖則無不通也無不能也全一心之理
而天下事物無不一以貫之而無遺也知其所通所能
固有大焉者而未可以偏觀而盡識也豈暇數此瑣瑣
技藝之能哉或曰然則所謂技藝之能者果性分之外
之流贅也歟曰不然風雲霜露無一而不屬乎天百川
衆流無一而不歸於海今指風雲霜露之小者而曰天
專在是指百川衆流之小者而曰海專在是固不可以
爲無與於天與於海也亦不可也然而孔子之言曰如

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則其餘不足觀聖人之所重者固不有在乎而論智伯者亦曰以其五賢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將何以待之乎於乎多能之不足語聖也如此

張文定公名邦奇字常甫鄞縣人明正德進士賦性耿介立志清苦以翰林檢討出為湖廣提學副使明禮教崇行義勸督有程課試有方以身率士所獎拔者往往知名數年文體士習潛移默化有出於督率之外者歷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定